

周兴陆 著

吴敬梓《诗说》研究

黄霖题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天
地
人
文

天
地
人
文

卷一



周兴陆 著

吴敬梓《诗说》研究

黄霖题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吴敬梓《诗说》研究/周兴陆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 7

ISBN 7-5325-3507-X

I. 吴... II. 周... III. 文木山房诗说-文学研究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2028 号

吴敬梓《诗说》研究

周兴陆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 字数 206,000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3507-X

I·1646 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4063926

序

黄霖

或许我与兴陆真的有缘，早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，他曾经写信给我们的研究室询问，当时正好由我给他写了回信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。后来他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时候，给我寄了一篇硕士论文，题目是《杜诗研究史》。当时我正在考虑我们的批评史研究向学术史、研究史方向拓展，他的文章当然引起了我的兴趣。那时，我正患重病在医院，头痛欲裂，看几行字，就必须停一刻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在枕边读完了全文，深感到他有进一步搞研究史的素养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的考试很成功，就被录取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
他来复旦的时候，正好我负责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》刚批下来不久，我就放手让他搞《总论卷》，让他到大海中去学游泳。因为我相信他会努力地浮出水面而不会沉下去的。

几年来，以他的勤奋，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近六十万字的《总论卷》，而且还搞出了不少副产品。他从复旦到上图，到北图等，尽力遍翻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成果，搜求有用的资料，不断地有所发现。比较重要的如：他发现了当今“龙学”家们尚未引起重视的章太炎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材料；找到了中国文学史学

家们虽知而未见的第一部中国人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；吴敬梓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的发现，也就是其中的一例。

1999年，他发现《诗说》的时候，我正在东京大学。当我从电子邮件中读到他发来的《诗说》和写的有关文章时，无比惊喜。我一方面希望他加强《诗说》与《儒林外史》联系的研究与注意《诗经》学的背景，特别注意与吴敬梓同时的朋友程廷祚的《诗》学比较等；另一方面立即与《复旦学报》联系。在《复旦学报》的大力支持下，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《诗说》和他的《吴敬梓〈诗说〉劫后复存》一文。于是，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研究《诗说》的热潮。

这样，兴陆在写他的二十世纪文学研究史的同时，不得不抽出一定的时间来进一步研究《诗说》，解说《诗说》，以及由此而对吴敬梓作更为广泛的研究，写出了一组文章。现在，他将这些文章稍加整合，勒为一书，自成系统，亦颇可观。今阅其书，解说《诗说》各则是否精当？通过《诗说》而论述吴敬梓的思想、《儒林外史》的创作，以及吴敬梓的“诗经学”是否合理？我不想也不便在这里多言，以避为学生吹捧之嫌。但我想，他的这些文字，多为原创之论，且推动了当前吴敬梓与《儒林外史》的研究，这当为不争之事实。特别是《诗说》的发现，正如李汉秋先生所说：“这无异为吴敬梓三百年诞辰献上一份厚礼”，“是何等快慰的事啊！”

我尝言，做学问，写文章，总要有一点新的材料，或者是新的观点、新的方法、新的理论，假如只是把现成的东西拆下来重新组合，写一百篇也等于零。这里的观点、方法与理论，是属于形而上的。在个别的观点上有创新，如我等中材以下的尚有可能，至于在全局性的方法与理论上自成一套，恐怕就比较难了。然而，这类虚的东西，往往受到时势与接受的影响，一会儿红得发

紫，一会儿则弃若敝屣；有的人奉若神明，有的人则视为粪土。至于材料，是形而下的，尽管它也可以被不同的人用来派不同的用场，但毕竟是货真价实的。可是自二十世纪以来，前一个阶段的学问围着主义转，后一个阶段的趋好跟着方法跑，热热闹闹地走了一个世纪，究竟留下了些什么？或许有人会说：成绩大大的。但或许有人会说：“多乎哉，不多也！”不管怎样，今天回过头来看看，应该说成绩也是有的，但问题也不少。问题之一，就是怎样处理好守旧与趋时。守旧固会落后，但趋时未必一定就先进。风云际会，往往是一犬吠影，众犬吠声，忙了一阵，自以为跟上了时代，其实并没有脚踏在实地。有的人一时尽管可以因此而得狂名，但冷静下来看看，总觉得实实在在的东西少了点，虚浮空泛的东西多了些。时过境迁，一时所谓“先进”的东西，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。总之，做学问不能赶浪头，重要的是能立定脚跟，肯下功夫。兴陆之所以能取得小小的成绩，也就是他能专心致志、刻苦勤奋的结果。我希望他能保持这种精神。当然，这种精神也是我所追求的。特别是现在，当杂七杂八的事搞得我心不能静下来、力不能集中使的时候，更需要追求这一种精神。是为序。

2003年元月恒安居

自序

我于1997年夏考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,师从黄霖教授,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。黄霖先生是明、清、近代文学与文论研究的著名学者,蜚声海内外。黄老师治学强调扎实的文献功底,注重学术创新,常教导我们,学术研究贵在有“识力”,只有具备敏锐的“识力”,才能发现新材料,提出新问题,开创新领域,学术才能进步。老师的教导铭记在心,我们求学问道不敢稍有怠慢。博士学习期间,心思专一,我长期穿梭于复图与上图之间。去上海图书馆,本是要翻阅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著作,却意外地发现了吴敬梓的失传著作《诗说》。

1999年6月的一天,我在上海图书馆翻查目录卡,忽然一个卡片跃入我的眼帘:“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 不分卷,清抄本。”在我印象中,人们都说吴敬梓的《文木山房诗说》不存在了,怎么可能在这里呢?我就叫馆员把它拿出来。拿出一看,真的是吴敬梓的《文木山房诗说》,封面“文木山房诗说”下有“旧抄本 戊子四月收 十七、十八有缺”字样。全书36页,均标页码,半页八行,行二十字,楷体,中间有一页破损,凡11000字左右。无序跋、目录。首行题“文木山房诗说”,下钤“王献唐”印和“平乐印庐”印,次行署“全椒吴敬梓敏轩纂”。我很匆忙地把全稿誊抄下来,并复印了首尾页。回来一边整理,一边查阅有关《诗说》的资料,再回上图去校对,花了几天时间,基本上把它笔

录下来。当时我的老师黄霖先生在日本讲学,我把整理稿用电子邮件发给黄老师。黄霖先生看后回复说,很重要,有关问题再查查;并指教我《诗说》和《儒林外史》联系起来,把吴敬梓《诗》与吴敬梓身边程廷祚等人的《诗经》研究相比较。老师还把我的整理稿推荐给《复旦学报》,拉下了自己的文章,而让我的先发表。由于当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,故未能对《诗说》进行深入的研究,只写了若干小文章。而学术界对《诗说》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了。李汉秋先生、丘良任先生、周延良先生、顾鸣塘先生或从与《儒林外史》的关系,或从《诗经》学史的角度对《诗说》的有关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,给予我很大的启发。

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,只是简要阐述发现吴敬梓《诗说》的情况、《诗说》的主要内容、思想精神等问题,查找各则内容的渊源,笺释文义典故,并对吴敬梓的诗词、小说创作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。其中,关于吴敬梓纂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的时间,我曾在《文献》上发文考证认为在他49、50岁的晚年。对于吴敬梓治经“不在宋儒下盘旋,亦非汉、晋诸贤所能笼络”的特点,陈美林先生在鸿文《略论吴敬梓的“治经”问题》^①曾就当时所可能见到的材料给予详细的考述。我在拙稿里详细比较吴敬梓《诗》与汉、宋儒师,今、古文学者的异同,把吴敬梓治《诗》放在《诗经》学史上指出其几个方面的特色。吴敬梓阐释《诗经》中一些篇章时,曾零星表达了他关于人生出处等问题的看法。这些闪耀着思想火花的见解,与《儒林外史》可以相互印证,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《儒林外史》主题思想的理解,我尽可能地把《儒林外史》与《诗说》结合起来,找出两者内在思想上的联系。我还在吴敬梓的《文木山房诗文集》里抄出一些用《诗》、

^① 收入陈美林《吴敬梓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。

引《诗》的文字,把这些文字辑录起来专门考察,对于我们理解吴敬梓的《诗》学观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在吴敬梓治《诗》的同时,他的好友程廷祚也在研究《诗经》,并撰有专著《青溪说诗》。可惜,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这部《青溪说诗》。好在程廷祚的《青溪文集》、《续集》里保存了程廷祚说《诗》的一些文字,从中可略见其说《诗》大概。我试图将吴敬梓与程廷祚的说《诗》进行比较,阐述他们的异同。在查阅《青溪文集》时,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姚鼐《惜抱轩全集》中的《青溪文集序》,与道光年间及其后的《青溪文集》前的“姚鼐序”,在文字与态度上具有鲜明的差异。我花费很大力气翻阅资料,审察这个现象并提出自己的解释。

对于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的注释、解说工作,项东升、刘亚敏先生在2001年第11期《文史知识》上发表《不在宋儒下盘旋》,但仅解释其中4则。周延良先生在先秦文学研究上是专家,他的《文木山房诗说笺证》,主要是从《诗经》学史上罗列大量材料来溯述吴敬梓说《诗》的源流,对于《诗说》本身的解释还不够充分。我觉得《诗说》的意义,主要是在于它为我们研究吴敬梓和《儒林外史》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资料,其在《诗经》学史上的地位,是次要的。明清时期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汗牛充栋,有一些人的《诗经》学思想要比吴敬梓光辉得多。仅从《诗经》学史上来看,这万把字的《文木山房诗说》实在没有整理的必要。若从研究吴敬梓与《儒林外史》的角度看,《文木山房诗说》是我们现在可见到的吴敬梓“治经”的唯一著作,而且《儒林外史》中频频说到“杜少卿纂有一部《诗说》”,其意义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我在注释和解说《诗说》时,不过多地去排除《诗经》学史上的种种说法,而是努力寻找吴敬梓引用文献的出处,注释语典,揭示《诗说》中的思想意义和内在精神,着力在《诗说》与吴敬梓

的《儒林外史》等其他作品的内在联系上。

我所做的,关于《诗说》的文献发掘、整理和阐释工作,就目前来说还是有一些开创意义的,而且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。我的目标是能够为小说研究者、具体地说就是研究《儒林外史》的学者,提供一份重要的文献,并帮助他们直接读懂这份文献。当然,我所做的还很粗疏,而且问题肯定不少,恳请学界方家批评。

我要特别感谢业师黄霖先生给予我的指导与帮助。我每取得一点进步,都与黄老师的悉心指导分不开。老师在百忙中还拔冗赐序,并给予劝勉和鼓励,指明我努力的方向,着实使我感动。“做学问不能赶浪头,重要的是能立定脚跟,肯下功夫”,我要将之铭刻于心,继续向前迈进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| 1 |
| 自 序 | 4 |
| 壹 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的发现 | 1 |
| 贰 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研究 | 10 |
| 一 吴敬梓说《诗》的基本特点 | 10 |
| 二 从《诗说》看《儒林外史》的若干问题 | 26 |
| 三 《诗说》与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十六回 | 38 |
| 四 吴敬梓《诗说》与《青溪诗说》 | 39 |
| 附：姚鼐《青溪文集序》的两种不同文本 | 52 |
| 叁 《文木山房诗说》解说 | 64 |
| 一 孔子删诗 | 64 |
| 二 四始六义之说 | 65 |
| 三 《风》、《雅》分正变 | 70 |
| 四 后 妃 | 74 |
| 五 钟鼓亦房中之乐 | 76 |
| 六 卷 耳 | 77 |
| 七 画工图雷 | 79 |
| 八 桃 夭 | 80 |
| 九 汉 神 | 8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 父母孔迩 | 85 |
| 十一 采 蘋 | 87 |
| 十二 申 女 | 89 |
| 十三 群妃御见 | 92 |
| 十四 马 鹿 | 94 |
| 十五 骆 圉 | 94 |
| 十六 七子之母 | 96 |
| 十七 筒 兮 | 98 |
| 十八 翟 茀 | 101 |
| 十九 降王为国风 | 102 |
| 二十 鸡 鸣 | 103 |
| 二十一 《鸡鸣》与《丰》皆齐诗 | 106 |
| 二十二 子 矜 | 106 |
| 二十三 野有蔓草 | 108 |
| 二十四 魏 风 | 109 |
| 二十五 角枕锦衾 | 114 |
| 二十六 駟 铁 | 116 |
| 二十七 秦人不用周礼 | 117 |
| 二十八 秦之士贱 | 119 |
| 二十九 污 泽 | 121 |
| 三十 鹵 | 123 |
| 三十一 《东山》之四章 | 125 |
| 三十二 《四牡》、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 | 127 |
| 三十三 伐 木 | 131 |
| 三十四 菁菁者莪 | 133 |
| 三十五 生刍壹束 | 134 |
| 三十六 社 | 13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七 辟雍、泮宫 | 139 |
| 三十八 阳 厌 | 142 |
| 三十九 彼童而角 | 145 |
| 四十 魑 | 145 |
| 四十一 时 迈 | 147 |
| 四十二 太王剪商 | 149 |
| 四十三 玄 鸟 | 151 |
| 附:吴敬梓论《诗》、引《诗》文字拾零 | 155 |
| | |
| 附录一:吴敬梓创作研究 | 166 |
| 一 吴敬梓的诗词创作 | 166 |
| 二 《儒林外史》的“明代观” | 172 |
| 三 关于《儒林外史》的数则史料 | 183 |
| 附录二:吴敬梓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研究述评 | 189 |
| 附录三:《文木山房诗说》(影印) | 194 |
| | |
| 主要参考书目 | 266 |
| 后 记 | 269 |

壹 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的发现

《诗经》学，是全椒吴氏世代相传的学问。吴敬梓的高祖吴沛著有《诗经心解》，曾祖辈中吴国鼎著《诗经讲义》，吴国晋著《诗韵正》^①。吴敬梓从小就诵读六甲，沉酣经史。《移家赋》中，他自述：“梓少有六甲之诵，长余四海之心。”1734年除夕，吴敬梓才34岁，作词《乳燕飞》，其中有句：“三十诸生成底用，赚虚名，浪说攻经史。”其从堂兄吴槃《为敏轩三十初度作》说：“何物少年志卓犖，涉猎群经诸史函。”堂表兄金槃在《次半园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》里说：“见尔素衣入家塾，穿穴文史窥秘函。”这些正好是《乳燕飞》的注脚。可见在吴敬梓三十余岁时，他的经史学问，已经小有名声。从后代的文献记述来看，吴敬梓研究经学，主要集中在《诗经》上。沈大成在《全椒吴征君诗集序》里曾说：“先生少治《毛诗》，于郑氏、孔氏之《笺》、《疏》，朱子之《集传》，以及宋、元、明诸儒之绪论，莫不抉其奥，解其症结，猎其菁英，著为《诗说》数万言，醇正可传，盖有得于《三百篇》者。”沈大成年岁比吴敬梓略晚，二人未曾谋面，但与吴敬梓之子吴焯很熟悉。他这里介绍吴敬梓研究《诗经》的情况，认为吴敬梓“少治《毛诗》”，大致是真实可信的。至于他在

^① 参见胡适《吴敬梓年谱》，《胡适文存》二集卷四。

这里提到《诗说》，我们尚不能据他的话判断《诗说》产生的时间。

吴敬梓 37 岁时作《美女篇》。其中有句：“何若汉皋女，丽服佩两珠。独赠郑交甫，奇缘千载无。”这是运用《韩诗传》中的一个美丽传说。在《文木山房诗说》里，吴敬梓又用这个传说来解释《周南·汉广》。1736 年或 1740 年开始写作的《儒林外史》中杜少卿解释《凯风》、《女曰鸡鸣》等诗，也多见于《诗说》。这些都是吴敬梓“穿穴文史”的点滴表现，说明吴敬梓很早就能对《诗经》的一些篇章发表独立见解。那么，是不是此时《诗说》已经编纂出来呢？我认为，此时他很可能有编纂《诗说》的打算，并且对《诗经》中的一些诗篇也已有独特看法；但是，完整的说《诗》著作，还没有编纂，或者没有完成；甚至到了《儒林外史》写完时，《诗说》还没有编纂成完整的书稿。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证明：

1. 吴敬梓中年后为李本宣《玉剑缘传奇》作过一篇《序言》，其中说：“不将疑作者为《子衿》佻达之风乎？”《子衿》，《诗经·郑风》中的一篇。《毛诗小序》说：“《子衿》，刺学校废也。”而朱熹《诗集传》则说：“此亦淫奔之诗。”吴敬梓说“《子衿》佻达之风”，显然是依从朱熹的解释。而吴敬梓在《诗说》里论《子衿》，则是依从《毛序》“刺学校废”的解释。假如说《诗说》是吴敬梓中年或以前的著作，这里的情况可能是，吴敬梓在《诗说》中说《子衿》从《毛序》。后来给《玉剑缘传奇》写序时觉得从《毛序》不对，还是应该从《朱传》。假如说《诗说》是吴敬梓晚年的著作，情况又可能是，吴敬梓给《玉剑缘传奇》写序时，还是和当时的一般人一样，从《朱传》，认为《子衿》是淫奔之诗。后来晚年写《诗说》时，自己的观点更成熟，觉得应该舍《朱传》从《毛序》。当然两种情况都有可能，笔者觉得后一种可能更大。因为还有其它的证据。

2. 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忘年交。乾隆十三、十四年(1748、1749),也就是吴敬梓四十八九岁时,程晋芳作过《怀人诗》十八首,其中之一是怀吴敬梓的,说:“《外史》纪儒林,刻画何工妍!吾为斯人悲,竟以稗说传!”意思是悲叹吴敬梓只能凭一部《儒林外史》来传名不朽。我们知道,在古人心目中,治经治史是最为崇高的事业,而小说是“小道”、“稗说”,为士君子所不齿的,所以程晋芳如此慨叹。假如吴敬梓已撰著一部《诗说》的话,程晋芳应该称道吴敬梓可凭《诗说》扬名,怎能感慨“竟以稗说传”呢!在吴敬梓去世后,程晋芳作《传》还转述过吴敬梓“此(引者按:指治经)人生立命处”的说法。如果在程晋芳写《怀人诗》时吴敬梓《诗说》已撰成的话,程晋芳怎能一字不提,而发“竟以稗说传”的感慨?

3. 金兆燕在吴敬梓五十岁时写过一首诗《寄吴文木先生》:

文木先生何嶮崎!行年五十仍书痴。……晚年说《诗》更鲜匹,师伏翼萧俱辟易。《小雅》之材七十四,《大雅》之材三十一。一言解颐妙义出,《凯风》为洗万古污,“乔木”思举百神职(先生注《诗》,力辟《凯风》原注“不能安室”之谬。“南有乔木”云祀汉神也)。沟犹瞽儒删郑卫,何异索涂冥摘埴?①

这首诗中列举吴敬梓说《凯风》、说《汉广》等诗,俱见于《文木山房诗说》。可见金兆燕是见过吴敬梓《诗说》的,他的话值得相信。“晚年说《诗》更鲜匹”一句,直接点明吴敬梓《诗说》撰著于“晚年”。

① 清金兆燕《棕亭诗钞》卷三。